

五經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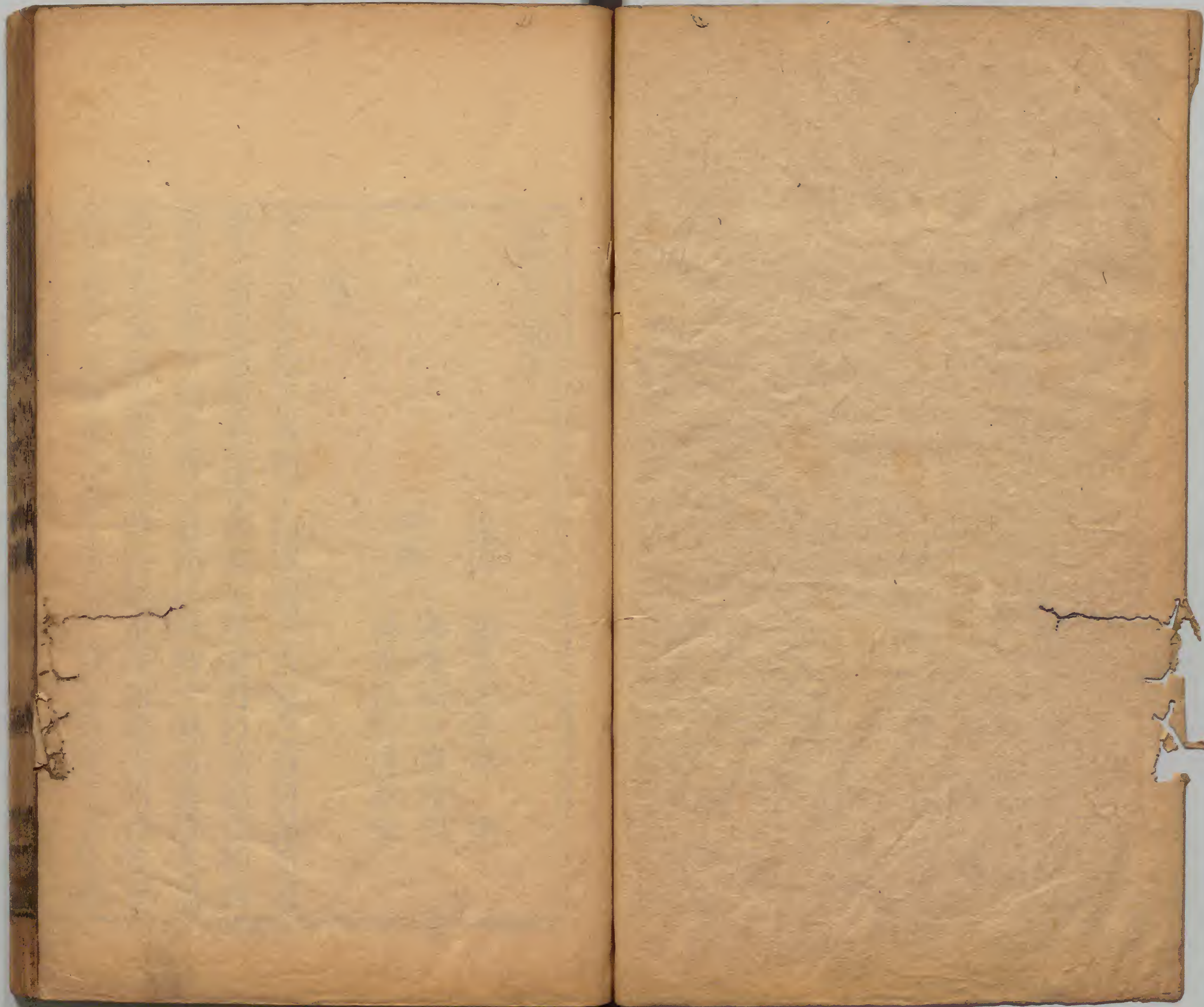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號函架冊
八四六二
三

庫文
八四六二
函架冊
三五二四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8462 |
| 冊數 | 3 (3) |
| 函號 | 275 261 |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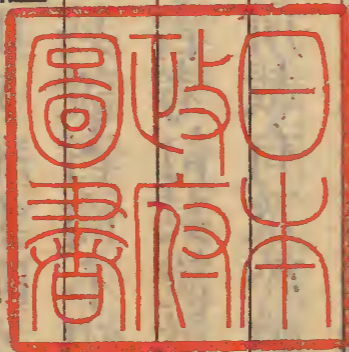




五經同異下

三禮

朱文公乞修三禮劄子曰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



崑山

顧炎武亭林

文庫

常熟

蔣光弼少逸校刊

錢朝錦秋槎參校

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
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
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
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
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
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
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
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
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
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

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
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攷別爲一書亦
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
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
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
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
油燭之費其抄寫人乞卽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
名俟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
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久遠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
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五經同異
吳澄三禮叙錄曰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
瑕邱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大
戴小戴及劉氏別錄所傳十七篇次第各不同尊卑吉
凶先後倫序惟別錄爲優故鄭氏用之今行於世禮經
殘缺之餘獨此十七篇爲完書以唐韓文公尙苦難讀
況其下者自宋王文公行新經義廢黜此經學者益罕
傳習朱子考定易書詩春秋四經而謂三禮體大未能
緒正晚年欲成其書於此至倦倦也經傳通解乃其編
類草稿將俟喪祭禮畢而筆削焉無祿弗逮遂爲萬世
之闕典澄每伏讀而爲之惋惜竊謂樂經旣亡經僅存

五易之彖傳象傳本與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諸傳
共爲十翼居上下經二篇之後者也而後人以入卦爻
之中詩書之序本自爲一篇居國風雅頌典謨誓誥之
後者也而後人以冠各篇之首春秋三經三傳初皆別
行公穀配經其來已久最後注左氏者又分傳以附經
之末何居大傳文序文與經淆混不惟非所以尊經且
於文義多所梗礙歷千數百年而莫之或非也莫之或
正也至東萊呂氏於易始因晁氏本定爲經二篇傳十
篇朱子於詩書各除篇端小序合而爲一以真經後春
秋一經雖未暇詳校而亦別出左氏經文併以刊之臨

五經同異下
三
省吾堂
漳於是易詩書春秋悉復夫子之舊五經之中其未爲
諸儒所亂者惟二禮經然三百三千不存蓋十之八九
矣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以儀禮爲綱而
各疏其下脫稿之後必將有所科別決不但如今稿本
而已若執稿本爲定則經之章也而以後記補記補傳
分隸於其左也與彖象傳之附易經者有以異乎否也
經之篇也而以傳篇記篇補篇錯處於其間也與左氏
傳之附春秋經者有以異乎否也夫以易詩書春秋之
四經旣幸而正而儀禮之一經又不幸而亂是豈朱子
之所以相遺經者哉徒知尊信草創之書而不能標索

未盡之意亦豈朱子之所望於後學者哉嗚呼由朱子
而來至於今將百年然而無有乎爾澄之至愚不肖猶
幸得以私淑其書夫善繼者卒其未卒之志善述者成
其未成之事是以忘其僭妄輒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
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叙其文不敢割裂一仍
其舊附于篇終其十七篇次第竝如鄭氏本更不間以
他篇庶十七篇正經不至雜糅二戴之記中有經篇者
離之爲逸經禮各有義則經之傳也以戴氏所存兼劉
氏所補合之而爲傳正經居首逸經次之傳終焉皆別
爲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歸諸戴氏之記朱子所輯及

五經同異下
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其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凡周公之典其未墜於地者蓋略包舉而無遺有議禮制度考文者出所損所益百世可知雖然苟非其人禮不虛行存誠主敬致知力行下學而上達多學而一貫以得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俾吾朱子之學不至流爲漢儒學者事也澄也不敢自棄同志尙勗之哉

周官六篇其冬官一篇闕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之曰周禮文帝嘗召至魏文侯時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

武帝求遺書得之藏于祕府禮家諸儒皆莫之見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始著于錄略以考工記補冬官之闕歆門人河南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於杜漢末馬融傳之鄭玄玄所註今行於世宋張子程子甚尊信之王文公又爲新義朱子嘗謂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益可也至若肆爲排詆訾毀之言則愚陋無知之人耳冬官雖闕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云

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
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
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
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
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
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
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
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
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
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

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
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去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
全篇夫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二
篇亦經刊削但未至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
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
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於中霤以
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見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未
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也

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
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

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於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彙爲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竝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惟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見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

百餘篇大戴記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之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第其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編斷簡會粹成書無復詮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唐魏鄭公爲是作類禮二十篇其書不可得見朱子嘗與東萊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之經其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旣不

及答而朱子亦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攷也
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
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補以他篇之文
今則不敢故止就其本篇之中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
其上下章文義聯屬章之大旨標識于左庶讀者開卷
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旣表章之與論
語孟子竝列爲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而投壺奔喪
實爲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
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
後此外猶有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

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
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
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
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
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
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
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
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嗚
呼由漢以來此書十有餘歲矣而其顛倒糾紛至朱子
始欲爲之是正而未及竟豈無望於後之人與用敢竊

取其意修而成之篇章文句秩然有倫將來學禮之君子於此考信或者其有取乎

大戴記三十四篇澄所序次按隋志大戴記八十五篇今其書闕前三十八篇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爲四十三篇中間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六十一四篇復闕第七十三有二總四十篇據云八十五篇則末又闕其四或云止八十一皆不可考竊意大戴類粹此記多爲小戴所取後人合其餘篇仍爲大戴記已入小戴記者不復錄而闕其篇是以其書冗泛不及小戴書甚蓋彼其膏華而此其查滓爾然尙或間存精語不可

棄遺其與小戴重者投壺哀公問也投壺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四篇旣入儀禮逸經朝事一篇又入儀禮傳哀公問小戴已取之則於彼宜存於此宜去此外猶三十四篇夏小正猶月令也明堂猶明堂位也本命以下雜錄事辭多與家語荀子賈傳等書相出入非專爲記禮設禮運以下諸篇之比也小戴文多綴補而此皆成篇故其篇中章句罕所更定惟其文字錯悞叅互考校未能盡正尙俟好古博學之君子云

儀禮中自有禮記

熊朋來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恒言之以冠義昏

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與儀禮士冠士昏鄉飲酒射燕聘之禮相爲經傳也劉氏又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爲二經之傳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冠禮之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凡行事以後卽昏禮之記矣鄉飲酒自記卿朝服謀賓介以後卽鄉飲之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公士爲賓以後卽鄉射之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於寢以後卽燕禮之記矣聘禮自記久無事則聘以後卽聘禮之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卽公食大夫之記矣覲禮自記几俟于東廂以後卽覲禮之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

後卽士虞禮之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卽特牲之記矣士喪禮則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旣夕者卽士喪禮之記矣旣夕禮則啟之所以後卽旣夕之記矣漢儒稱旣夕禮卽士喪禮下篇故二記合爲一也喪服一篇每章有子夏作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唯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然冠禮之記有孔子曰其文與郊特牲所記冠義正同其餘諸篇惟旣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

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後各有記必出于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并其記亦作傳焉三禮之中如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之者不皆周公之舊左傳所引周公制周禮曰殊與今周禮不相似亦恨其僅似左傳之文爾大小戴所記固多格言而訛僞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僅存者後之君子有志於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又曰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禮乃士喪禮之下篇也有司徹乃少牢饋食禮之下篇也

宗法

王炎宗子論曰仁義人道之大端也仁莫重於親親義莫嚴於尊尊下治子孫旁治族屬親親之道也上正祖禰尊尊之道也祖遠而易忘族散而易疏先王於是因仁義而爲之節文故禮必有宗所以繼祖於上而合族於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不可以二至尊也大夫不敢祖諸侯不可以二一國之尊也是故諸侯之世子繼統爲君世子之昆弟同所出者爲適子異所出者爲庶子而適子則先君之別子也曷爲謂之別子不得禰其先

君也曷爲不得禰其先君公廟不可設於私家也是故
旁出者以是爲始故曰別子爲祖別子之適長君命其
族人宗之故曰繼別爲宗別子之庶長子與庶子之庶
長子其兄弟宗之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宗之爲言尊也
上繼祖禰是故族人尊之也祖者本也本不可二大宗
一而已矣此百世不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
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而小宗有四其所繼者禰祖曾
高此五世則遷之宗也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
者也夫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骨肉之戚主於恩
愛以爲仁因其遠近而辯其等差以爲義而又修其節

文以爲禮自斬衰三年而殺之四世而緦五世袒免而
服盡則宗易宗易則祖遷昭穆之踈且遠者不復可相
屬也是故有百世不遷之宗明祖禰之正體也均公子
也而正體以適爲重有適而無庶則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庶而無適則有小宗而無大宗所出惟已而已則無
宗亦莫之宗是三者公子未必皆然君命其大夫士之
庶者使宗其大夫士之適者倘適子非止一人適長必
有君命然後爲宗此則宗道之正也是故有適而宗適
此大宗也其服齊衰九月其母之服如小君其妻之服
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此小宗也其服大功九月而其

五經同異下 卷三十一
母妻無服夫爲之服者敬宗也敬宗所以尊祖也齊衰之服重大功之服輕大宗繼祖小宗繼禰而不得繼祖是故降殺其服所以致察於大小之辯也庶子不祭祖禰其祭必於宗子明正體之重也庶子不繼祖禰故不爲長子斬尊正體而不二其統也適子庶子雖富貴必以寡約入宗子之家衣服車馬獻其上牲獻其嘉若非所獻不敢入宗子之門以祖之正體爲尊且重不得以爵祿加之也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大夫則有廟矣而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不可以爵命之貴賤而混適庶之辯也宗子去國庶

子爲大夫而居者其祭謂之攝主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不歸肉避正主也其無爵而居者祭則望墓而爲壇宗子旣沒告于墓而後祭于家不可遽以庶而代宗也夫總之爲服之窮也袒免之爲無服也自是以往疎矣昭穆各以其屬相從宗則一而不變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尊卑長幼親疎可敘者以有宗也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公族異於庶姓而仁義行焉人道竭矣後世宗子之法旣亾非總麻之服相視幾如路人冠昏不其其喜喪葬不其其憂又稍疎焉則昭

穆不復可齒是無類也譜牒不存則曾高而上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是無本也仁之薄而遺其所親義之失而忘其所尊禮之廢而無以爲仁義之節文公卿大夫之貴莫能繼祖而收族也其流及於庶人人情日薄風俗日壞又何怪焉

萬斯大宗法論

宗法何昉乎古之時諸侯之適長爲世子嗣爲諸侯其支庶之後族類繁多懼其散而無統也因制爲大宗小宗之法經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此五世則遷者也夫諸侯世子之兄

弟不分適庶皆稱別子特以其爲祖爲禰不同故大宗小宗遂因之以異何以知之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言適士二廟無太祖鄭注王制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也據此則諸侯之別子亦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然先王之世使以德爵以功未有無功德而爲大夫者諸侯之別子豈必皆賢其爲大夫者則爲後世之太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祖而爲大宗其爲士者止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太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此禰而爲小宗太祖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

不遷禰廟五世遞遷故小宗亦五世而遷也雖然大宗
 小宗之別漸別於其後非遽別於其初蓋別子之及身
 為大夫士於公朝有宗道也大傳云公子有宗道云云而未實為宗
 至其子大夫則立禰廟於中即後世太祖廟士則立禰廟於昭
 士無太祖一昭一穆時則有親兄弟而下宗之以祭者至其孫大
 夫增禰廟於昭士增禰廟於穆時則有伯叔父而下宗
 之以祭者及於曾孫大夫增禰廟於穆而三廟備士祔
 禰於曾祖之昭時則祭三世而宗之者自從祖而下及
 於玄孫大夫祔禰於曾祖之昭士祔禰於曾祖之穆時
 則祭四世而宗之者自族曾祖而下逮玄孫之子士之

禰祔於曾祖而高祖之父已遷大夫之禰祔於曾祖而
 高祖之父乃尊為太祖高祖之父遷而宗之者亦遷太
 祖之廟尊而宗之者不改由是以觀大夫士五世之內
 其宗無大小之分宗之有大小之分蓋在五世之後也
 其謂之大宗者何五世內外凡族人同吾太祖者盡
 宗之所宗者大也謂之小宗者何唯五世之內族人之
 同高祖者宗之所宗者小也蓋凡大宗之世適得祭其
 太祖與禰祖曾高而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
 以為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大宗以下復
 有小宗也小宗之世適指別子為士之世適得祭其禰祖曾高而

諸子一不得祭其子始得祭諸子以爲禰而其弟宗之其孫其曾亦如之此小宗之下更有小宗也族人宗小宗而諸子之小宗復宗世適之小宗此指無大宗之小宗族人宗小宗而羣諸子之小宗相率而宗於大宗經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又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先王之宗法所以爲盡善而無遺也

宗法二

按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曲禮亦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因是以知古人之宗法蓋專爲祭先而立也然大宗止一而易明小宗有四而難曉孔穎達云

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繼祖者與從兄弟爲宗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斯語一定後世言宗法者皆莫能違之愚爲反復經文討求宗義竊謂其言之未盡也夫族人何以有大宗大宗者始祖卽別子之正體也族人不得祭始祖而宗別子之世適以其祭故有繼別之大宗族人何以有小宗小宗者高曾祖禰之正體也庶子不得祭禰而宗禰之正適以其祭故有繼禰之小宗庶子不得祭祖及曾高而宗祖曾高之世適以其祭故有繼祖繼曾繼高之小宗然其謂之繼禰繼祖繼曾繼高者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

宗子之身何以言之吾身為庶子而宗繼禰之適此繼禰之適或為吾之兄弟與或為吾兄弟之子及其孫若曾與未可必也吾身為庶孫而宗繼祖之適此繼祖之適或為吾之伯叔父與或為吾之從兄弟及其子若孫與未可必也推此而族人不祭曾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為吾之祖行父行兄弟若子行皆繼曾祖小宗也不祭高祖者所宗之子不問其為吾之曾祖行祖行父及兄弟行皆繼高祖小宗也故有一人之身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子當其兄弟宗之即為繼禰也當其兄弟之子宗之即為繼祖也當其兄弟之孫若曾宗之即為繼

曾繼高也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蓋多有焉有一人宗一宗而兼四宗者如高祖之庶玄孫當其宗適以祭禰也則宗為繼禰當其宗適以祭祖也則宗為繼祖當其宗適以祭曾高也則宗為繼曾繼高推此而五世之內其兼三宗二宗者又多有焉是則小宗雖有四而宗之者無定故凡禮經皆稱宗子而不別言其宗獨曾子問載攝主之辭賔有宗兄宗弟宗子之異亦可見宗之者不唯兄弟而孔疏為未盡也後之君子苟未信予言觀後宗圖則瞭然矣

宗法三

或問曰子謂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宗子之身然則經云繼禰者爲小宗亦非定於宗子之身乎曰一言繼禰者爲小宗卽知其稱因有兄弟宗之而後定者矣按說文云宗尊祖廟也則宗子者族人尊主祭祖廟之子也大傳言公子之宗道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謂諸侯之弟止一人無人宗之故不爲立宗推此而言則知宗子之名由族人宗之而起藉令別子之後世止一子則自祭其禰自祭其祖自祭其曾高已耳無所爲宗子又安有所爲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哉唯是適子下有支子適子祭而

支子不祭支子雖不祭又不得竟委之於適子而已卽不與於祭於是而宗法以生於是而宗子之名以立是則禰雖爲適子之禰而繼禰者爲小宗實由支子宗之而見也且經又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宗指族人宗之者言其指宗子言繼高祖還就宗之者言猶曰宗其繼我之高祖者云爾然則繼禰者爲小宗由支子宗之而見不益明哉所以然者別子爲適子之禰實亦支子之禰特一祭一不祭故支子謂適子爲繼禰而已宗之若適子之身固高曾祖禰之正體也一本相代天然之序何容有繼之名而又何容有繼禰繼祖繼曾

公 子 宗 道

祖繼高祖之稱哉故欲知小宗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之稱定於宗之者之身非定於宗子之身為設一世世獨子無兄弟者觀之而自見矣

有大宗而無小宗圖

有小宗而無大宗圖

護 嗣君 大傳所謂公子之公也即公子之兄

護 嗣君 同上

適公子大宗

仕為大夫者公命之為宗以領庶公子庶

適公子小宗

仕為士者公命之為宗以領庶公子庶公子宗

公子宗之禮如大宗不別宗無適公子以庶公子大夫為之

之禮如小宗不別立大宗無適公子以庶公子士為之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三

圖

庶公子大夫

宗適公子

庶公子士

宗適公子

無宗亦莫之宗圖

有大宗有小宗二圖庶公子

諸侯 嗣君 同上

多寡不可定此列四人限于

紙也若大夫若士隨意而書

公子

或適或庶止一人不立宗亦無人宗之

無義例

公子宗道圖說

大傳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因為三圖以明之或問宗法之立以宗之而祭祀也公子

不得禰先君則不祭不祭何以有宗曰公子之宗經未
言其何事以義推之專為助祭而立也郊特牲云大夫
不敢祖諸侯公廟之立于私家非禮也故公子不得祭
然獨不云天下無無父之人乎儀禮少牢特牲大夫士
之祭也主祭者宗子而同姓之兄弟異姓之賓皆執事
于其中等而上之天子之祭也同異姓之邦皆在諸侯
之祭也同異姓之臣皆在然則諸侯之眾子相率而助
祭於公不亦宜乎且廟中之事有所統則一無所統則
紛公子之不得祭者限于分也其得助祭以致其誠者
情也亦理也於人各自致之中立之為宗使之有所統

壹先王之有事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者其不以
此也哉不寧唯是滕人於魯曰吾宗國左傳魯以邢凡
蔣茅胙祭為同宗是知周之先文王之諸子以周公為
宗周公之諸子以魯公為宗然則諸侯尚有宗而何疑
於公子乎特其宗及身而止無異于後世之宗也

大宗百世不遷之圖

諸侯 一世嗣君 二世嗣君 三世嗣君 四世嗣君 五世嗣君 六世嗣君 七世嗣君

別子始祖仕繼別祭大宗祭大宗祭大宗祭大宗祭大宗祭大宗祭大宗祭

大夫者不
得禰先君
別為后世
始祖
子高祖之
父也尊為
高之父也
始祖以祭
百世不遷
自后高之

支子禰別子其禰適小宗已祭小宗已祭小宗已祭小宗已祭小宗已祭小宗已祭

也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

支宗乙祭高宗甲祭高

支子乙祭高宗甲祭高

會祖禰宗大宗祭始高之父遷而

支子禰宗甲祭禰適子丙已祭禰宗適子丙已祭禰宗適子丙已祭禰宗小宗丙已祭禰宗

別子其祖甲祭祖宗禰宗甲祭也宗宗大宗祭會禰宗甲祭宗宗大宗祭會禰宗甲祭宗宗大宗祭會禰宗甲祭宗宗大宗祭會禰宗甲祭

以祭其子无人宗之祭始无人祭之為禰不為宗祭之為禰宗祭始无人祭始无人祭始无人

支子丁祭高宗甲祭高

會祖禰宗大宗祭始高之父遷而子祭之為禰

支子禰別子其禰適小宗已祭小宗已祭小宗已祭小宗已祭小宗已祭

也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宗宗大宗禰宗大宗

為宗祭之為禰祭始无人祭始无人

支子禰宗戊

適小宗已祭

小宗已祭

小宗已祭

小宗已祭

別子其祖

禰宗戊祭

宗戊祭會

禰宗戊祭

祖禰宗大

也宗大宗

祖宗大宗

宗大宗祭

高宗大宗

宗祭始高

以祭其子

祭會

高

祭始

之父遷不

祭之為禰

祭會

高

祭始

之父遷不

支子禰宗已

適小宗庚已祭

小宗庚已祭

小宗庚已祭

宗戊祭祖

禰宗已祭

宗已祭會

禰宗已祭

別子其會

祖宗戊祭

宗戊祭高

高宗大宗

也宗大宗

會宗大宗

宗大宗祭

祭始高之

以祭其子

祭高

始

父遷不宗

祭之為禰

祭高

始

父遷不宗

支子禰宗庚

適小宗辛已祭

小宗辛已祭

宗已祭祖

禰宗庚祭

宗庚祭會

宗戊祭會

祖宗已祭

宗已祭高

別子其高

會宗戊祭

宗大宗祭

也宗大宗

高宗大宗

始高之父

以祭其子

祭始

遷不宗戊

支子禰宗辛

適小宗壬已祭

宗庚祭祖

禰宗辛祭

宗已祭會

祖宗庚祭

宗戊祭高

會宗已祭

宗大宗祭

高宗大宗

始其子祭

祭始高之

之為禰

父遷宗戊

支子癸宗壬

宗辛祭祖

宗庚祭會

宗已祭高

宗大宗祭

始高之父

遷不宗戊

其子祭之

為禰

大宗圖說

圖冠以諸侯者宗法生於別子別子諸侯之子也別子而下列為七世者五世之內別子猶為親廟至六世而尊為始祖七世而高祖之父遷族人仍宗大宗以祭始祖自此而八世九世以至百世可得而推也別子自其子至玄孫不稱始祖而稱禰祖曾高者人未有不始為子孫後漸為禰祖曾高稱禰祖曾高則見為齊斬之親稱始祖則疑于疏而無服生人之序一本之親不因別子而廢也支子至玄孫亦稱禰祖曾高而不稱始祖者親同也別子三子一宗二支其子孫系以十干而大宗

不系者尊宗也甲之後恒為甲乙之後恒為乙者便考也支子系之以禰者支子就其父言禰就其子言以見繼此者之為小宗也支子之支子書法同者人各有子皆得自祭其禰也支子之宗必書適唯適乃得為宗也獨子無兄弟書適子而不書宗無人宗之不為宗也丙行別子二支皆二子故適為小宗其適孫曾玄皆無兄弟而稱宗甲行世六世乙庚皆然同祖曾高者尚宗之也甲有丙宗之其玄孫之子甲行有兄弟者書宗乙庚辛壬宗之支宗之獨子者更書適子宗之祖遷宗易也曾祖父非宗而子書宗父有支子也丙行一身而事五宗丁支宗之

支子禰宗丙 適子戊已祭 適子戊已祭 適小宗戊已祭 小宗戊已祭

宗正祭祖 丙祭祖宗 宗丙祭會 曾祖禰宗 祖禰高之
其子祭之 正祭會无 宗正祭高 丙祭高 父遷不宗
為禰 人宗之不 无人宗之 之父遷不 正

為宗 不為宗 支宗之

支子禰宗戊 適子己已祭

祖禰宗丙 戊祭高會
祭高高之 祖高之父
父遷不宗 遷不宗丙
正其子祭 无人宗之
之為禰 不為宗

支子禰宗正 適小宗庚已祭 小宗庚已祭 小宗庚已祭 小宗庚已祭 適子庚已祭

其子祭之 禰宗正祭 宗正祭會 禰宗正祭 高 祖禰高之 祖禰高之
為禰 祖 父遷不宗 父遷无人
宗之不為

支子禰宗庚 適小宗辛已祭 小宗辛已祭 小宗辛已祭 小宗辛已祭

宗正祭祖 禰宗庚祭 宗庚祭會 禰宗庚祭 祖禰高之
其子祭之 祖宗正祭 宗正祭高 高高之父 父遷不宗
為禰 會 遷不宗正 正

支子禰宗辛 適小宗壬已祭 小宗壬已祭 小宗壬已祭

宗庚祭祖 禰宗辛祭 宗辛祭會 禰宗辛祭 祖禰高之
宗正祭會 祖宗庚祭 宗庚祭高 高之父 遷不宗庚
為禰 高 不宗正

支子禰宗壬 適子癸已祭 適子癸已祭

宗辛祭祖 王祭祖宗 宗壬祭會
宗庚祭會 辛祭會宗 宗辛祭高

宗正祭高 庚祭高 高之父遷
其子祭之 之父遷不 不宗庚无
為禰 宗正无人 人宗之不
宗之不為 為宗

小宗圖說

圖于繼別子之小宗書正適而諸支子之小宗則否鄭注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為庶也蓋謂有祖之適在則禰適為庶故不得祭祖推此則羣支子之適以別于世適視之皆為庶也故書正適以別之第大宗唯別子設二支而餘世否小宗之正適于六世亦系以支大宗百世不遷舉一世而百世可推小宗

五世而遷不如是則六世七世正皆獨子而不為宗非立圖之本意也餘詳大宗圖說

宗法四

宗法由別子而生鄭康成注小記指別子為諸侯之庶子註大傳則兼言來自他國之臣陳定宇陳可大因大傳註更加起民庶為卿大夫者而為三程叔子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吳幼清之說皆同小記注愚取喪服傳而衷之則專指諸侯之子者是也傳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斯別子之稱所自來亦宗法之

所自始乎夫惟公子之皆出於君而近於君也先王懼其尊卑無別而或至於僭故稱別子以嚴之又懼其散而無紀故爲宗法以統之如曰兼他國始來與起於民庶者則彼固皆異姓之臣也異姓之臣有何不別而稱之爲別子乎雖然君子之於禮有推而進者有放而文者禮器文宗法雖爲公子設而異姓之臣得依此而行倘亦推而進之放而文之之意先王之所不非也至於大宗小宗其說非一謂凡別子之後皆爲大宗而大宗之下乃有小宗者鄭註孔疏也謂別子之適子爲大宗而別子卽是諸子之禰諸子祭之爲小宗者程叔子也因

註疏而立說者呂伯恭陳器之陳用之陳可大陳定宇也吳幼清謂適公子爲大宗庶公子皆爲小宗呂與叔謂君之適長嗣爲君次適爲別子別子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每一君有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而羣公子皆爲小宗案大傳云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蓋謂庶公子之爲大夫士者皆宗其適兄其宗之也但適爲大夫則禮如大宗爲士也則禮如小宗宗止於一人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公子是也推此而言大夫之子爲大宗士之子爲小宗也何疑哉且經旣言別子爲

祖繼別爲宗而又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則其祖實爲始祖而非祖父之祖矣使其爲祖父之祖則何人無祖何人不爲祖何獨于別子言之且使爲祖父之祖則再世之後親盡遞遷又何以云百世不遷也唯其爲始祖故當詳考禮經人臣中何人得祭始祖而祭始祖者爲大宗不祭始祖者不得爲大宗昭昭可見彼王制言廟制大夫業有太祖矣即始祭法於大夫不亦言祖考即始祭於壇乎鄭於大夫太祖則援別子爲祖以釋之於別子爲祖不取大夫太祖以明之遂指別子皆爲大宗而無大夫士之辨豈知公子之爲士大傳旣

已明言而士之不得祭始祖王制祭法皆顯著而無疑乎如謂別子適者爲大宗庶者爲小宗其弊將至於適子爲士者不應祭祖而祭庶子爲大夫者當祭祖而不祭祖彼禮經所載天子諸侯大夫士儀文之隆殺詳矣何獨於別子而淆之故繼別大宗大夫也繼禰小宗士也士祭止及高祖曰繼禰者明其漸進於高祖而卽遷也大宗之弟不祭別子至其子得自祭其禰以爲小宗其法與繼禰小宗無以異如謂庶子得祭別子以爲禰則庶子不祭禰小記不已爲贅辭乎然謂一君之子止一大宗適庶兄弟皆宗之此公子及身之宗則可施

之於後世將親屬既竭又孰冒宗之以祭其非所同出之祖哉愚非敢求異先儒也懼從先儒而戾於經故不得不辨

宗法五

大夫士祭高曾祖禰

予言宗法謂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禰人或疑其無據更歷稽經傳以明之一徵之於祀典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夫大夫士不得常祫祫而及於高祖則其平時奉祀者必自高祖而下但禴祭而不祫耳彼天子諸侯之祫皆其常祭之祖苟大夫士不得祭高祖祫時又何以得及之乎再徵之於禘禮小

記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夫與己同昭穆者祖也與祖同昭穆者高祖也中一以上則高祖姑矣祔於高祖姑則高祖有廟矣無廟不得祀宜也有廟而何以不得祀之乎更徵之於服制喪服爲曾祖齊衰三月注謂高祖服同蓋於族祖父母有緦麻之服推而得之其言是也又父爲長子三年爲適孫期所以然者以其傳重也然則設不幸而子孫亾適曾玄承重於高曾亦應爲之服斬矣以齊斬之親死卽遷之而不祀是豈禮之所安乎復徵之於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夫太

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遷則高祖之廟自當以恩立而親盡乃毀苟上祭始祖下祭祖禰而不及高曾是爲隆於義而薄於恩且將與知母而不知父者同類而並譏之矣本程子豈聖人之所許乎卽還證之於宗法大傳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夫唯適玄孫之得祭高祖而族人之不得祭者悉宗之以祭故有繼高祖之宗苟祭止及於祖禰則惟有繼禰繼祖之宗而無繼曾祖繼高祖之宗矣然則經何以言宗其繼高祖者哉且所謂遷者謂遷廟而不祀也遷廟而始不祀則未遷而猶祀也又何疑乎先儒泥小記庶子不祭禰不祭祖之

文謂大夫士祭不及高曾唯程子謂天子至士庶五服上至於高祖其廟祭也亦必上及於高祖斯言深合禮意惜未能明指禮文而見其然耳然則大夫之祭與諸侯無別乎蓋諸侯廟有五而大夫廟止於三則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士之二廟者其昭穆如大夫而無太祖官師一廟者就中自爲昭穆而追其四親此所謂別同異也大夫之祫何以不及太祖乎蓋祫於太祖則已類乎君故止及於高祖而太祖唯行植祭此所謂別嫌疑也

宗法六 氏族

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鄭注云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孔疏謂小宗六世之後各自為氏吳幼清夏以為小宗至六世十一世皆別立繼嗣小宗考之于古公子為卿大夫得賜族也族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邑或以官有生而賜者有及子孫而賜者其非卿大夫而不得賜則子孫自氏其王父氏蓋姓受之天子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族稟之時君以左傳諸侯以字與諡因昨之土而命之氏族稟之時君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以姓繫於上如魯之姬姓而族分於此四者賜大夫之族總繫于上而族分於下如魯之仲孫叔孫諸侯別子兄弟異族各自為宗是

庶姓已別矣然五世之內猶有相為服之道故宜免音問不免有司罰之見文王世子至六世而親屬竭是之謂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也豈謂玄孫之子姓遂別於高祖哉且古者士無世官五廟之孫祖廟未毀已有賤為庶人者彼魯叔孫氏之分為叔仲氏叔仲惠伯仲孫氏之分為子服氏子服懿伯季孫氏之分為公鉏氏公彌季公甫氏公甫穆伯叔氏之分為榮氏榮駕鸞叔皆其人勝曾孫有以自見又已為公臣或時君賜之以氏然正未必皆玄孫之子且或未必即先王之制其謂高祖為庶姓而玄孫之子得別姓者果何據而云然乎夫人之始也孰

不爲子爲孫及其旣也孰不爲禰爲祖玄孫之子於高祖之父遠矣獨不有其祖父乎奈何其別姓也然則小宗六世之後一本相承有遷宗而無易氏而所謂遷宗者亦止是四從無服之親其三從者之相宗固依然如昨也如諸儒之說天下豈有無祖之人哉又古者仕無世官宗法不以世爵故曾子問有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祭於宗子之家者在此大夫之後得尊之爲祖而自爲宗而及身不得自祭無他私尊得伸而先祖之正體不可妄干也世儒不察謂唯世爵可行宗法觀武王之數紂曰官人以世春秋之法深譏世卿因知古者宗之

大小雖以有爵無爵而分及其旣分則不以爵爲拘也古之時人心淳茂各安其分毋或自越故宗法之行也適子庶子祇事宗子不敢以貴富人其門異居也同其財祭也牲獻其賢宗子而出奔庶子卽爲大夫祭唯爲攝主其身與其母妻之歿也皆爲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不降於乎宗子之重也如此後世人各自私彊凌衆暴壞法亂紀者衆遂至小加大少陵長大都耦國嬖子匹適宗法漸失其初迨後封建亾而其制遂不可問矣於乎勢因時異封建之易爲郡縣勢也亦時也宗子之變爲族長勢也亦時也然則宗法不可復乎曰唯封建

宗法七

爲人後

爲人後之禮自古有之蓋專爲大宗而設所以然者大宗得祭始祖始祖功德最盛其廟百世不遷大宗無子而不爲立後則始祖不祀將一族之人皆不知尊祖敬宗或且忘乎得姓受氏之由矣故先王制禮使得立小宗之子以爲之後以承其祀儀禮所謂受重也小宗無子不立後何則小宗祀及高祖高祖廟以恩立親盡則遷故儀禮唯曰大宗收族不可以絕則小宗不立後可見其立後也以支子不以適子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

適子不得後大宗夫其不以適子而以支子者何也大宗尊之統視小宗之適子亦猶然爲庶均之立庶卽支子亦自無嫌若取小宗之適子則適子固小宗之繼宗更當舍適而立庶在大宗仍不免爲立庶而已亂小宗適庶之常君子不奪人之宗亦不可奪宗故不以適子而以支子也唯然故古者非大宗不立後非支子不後人族人不輕爲人後亦不樂爲人後惟其序所應立分莫可辭然後不得已而爲之夫是以宗法行而人知尊祖敬宗各安其分也世運而降宗法旣廢立後者不分宗庶爲後者唯視貨財貧則當後者亦避富則非後者

亦爭且不知何人何日忽創為以長繼長與夫絕幼不絕長之說明背聖經濟其私欲又其甚者一子而兩後於人一後而兩子並立獨子而甘為人後無子而預立待生貪戾無恥詭道百端嗚呼彼豈不聞鬻圃延射與為人後者鄭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經所許聖而往奇之是貪財也此說是也當後而後禮人豈絕之至與僨軍之將亾國之大夫同擯於夫子奈何忍心滅禮甘蹈此而不顧乎故就後世而言庶絕而繼雖非古禮意不失為忠厚在所可行其餘直謂之無人道可也他姓螟蛉夏不必言

兄弟不得為昭穆

萬斯大曰論天子七廟固為定制然而處常則易明遇變則難曉何謂常父死子繼是也何謂變兄終弟及或以兄繼弟以叔繼兄子之類是也經傳止道其常而處變者無從攷見唯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以祖禰父子為言國語則直謂異昭穆諸家注疏皆謂閔雖弟先為君僖雖兄嘗為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假祖禰昭穆為喻范甯獨不然之胡安國亦以兄亾弟及為易世以愚觀之則諸家為善會傳文而深得乎禮意者也蓋嘗思昭穆之為義生于太廟中祫祭位鄉太東鄉子孫南北鄉南鄉者為昭北鄉者為穆而子孫因之以定其世次故父

子異昭穆而兄弟則昭穆同如左傳所謂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郃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皆一定而不可易在虞虢管蔡諸子雖生列藩封死亦不得入先王之廟然而昭穆之稱太伯虞仲不聞異于王季也虢仲虢叔不聞異于文王也管蔡及邢晉而下不聞異于武王成王也是則生爲諸侯且不與天子異昭穆之班而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卽如父子之易世則設武王無子立管蔡而下一人成王無子立邢晉而下一人此一人者反以爲天子故而管爲文之昭者今且

爲武之穆管爲武之穆者今更爲成之昭矣嗚呼非父子而以爲父子本兄弟而不以爲兄弟如是而以爲禮是徒知天下之足重天子之當尊不知兄弟之倫之不可無也抑何昧聖經之大義而不稽孔孟之明訓也哉康誥曰孟侯朕其弟春秋書天王之弟佖夫是天子有弟也祭義曰雖諸侯必有兄春秋于內書公弟叔臧于外書齊侯之弟年鄭伯之弟語衛侯之弟鱣衛侯之兄繁是諸侯有兄弟也夫生時兄弟爲臣猶不沒其爲兄弟豈死後兄弟爲君反不得爲兄弟乎管者夷齊兄弟讓國孔子稱之曰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象欲殺舜

舜封之孟子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宿怨親愛之而已
是知聖人于兄弟之際天下國家在所可輕而一體無
分之至情不因勢位而稍變如謂以兄終弟及之故使
生爲一父之子沒爲異世之親將上何以接高曾祖考
之神靈下何以協子孫臣庶之稱謂是昭穆一混而名
之不正言之不順卽隨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父
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至當不易之理也至于兄而
繼弟則弟爲適而兄爲庶庶不竝適又魯已爲臣故雖
兄不得加于弟叔而繼兄子雖本異昭穆亦必進之先
廟謂其廟始不至以兄子而子叔以兄而孫弟若夫廟制

則一準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爲父死子繼之常也則
一廟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爲兄弟相繼之變也
則同廟異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觀考工記匠人營
國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同廟異室古人或已有通
其變者正不得指之爲後人之臆見也得乎此制則位
置井然雖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陽甲盤庚小辛小乙亦豈有昭
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如馬端臨所謂對偶偏枯之慮哉
朱子之圖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故孝王以叔居子
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
蓋亦未酌乎此制也

有虞氏祭法

金履祥曰史稱黃帝之曾孫譽譽之子堯則堯黃帝之
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
望蟠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
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亾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
魯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攷之于書曰
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
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
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初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
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弃

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
以虞幕竝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
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
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譽祖
顓頊而宗堯可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
者國語論禘郊宗祖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
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尙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
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
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於文祖卽受終於堯之祖也
稱禹受命於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譽

卽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

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殆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繆矣

郊縣

金履祥曰按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然均之失德不見於經傳蓋德不若舜禹耳有禹則舜不以天下私均也舜處其子於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客見天子而不臣然古史又謂舜宗祀堯至舜



之子孫則更郊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畧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舜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奉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畧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於少康乎於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王十朋禘祫論

諸儒禘祫之說何其紛紛不同也鄭康成謂祫大禘小禘王肅謂祫小禘大此小大之說不同也王鄭小大之說方淆亂未決劉歆賈逵之徒則又謂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此一祭二祭之說又從而不同也鄭氏謂天子祭圓邱謂之禘宗廟大饗亦謂之禘王氏謂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燔天之祭此祭天祭宗廟之說不同也詩閔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禘漢光武詔問禘祫之說于張純純謂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此夏禘冬祫之說不同也漢魏故事五年之間通計其數一禘

一禘是出於公羊五年再大祭之說唐開元間太廟禘
禘各自數年是又用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此
又年數之不同也鄭康成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
則先二而後三此又先後之不同也自漢迄唐禘禘之
議講之屢矣牽於繁文異說終莫得而一之善乎歐陽
子之言曰事有出於久遠而傳於二說則奚從曰從其
一之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
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
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
然則欲一禘禘之說當折衷於聖人之言可也春秋詩

禮論語皆聖人之言也釋春秋詩禮論語者皆諸儒之
言也春秋書禘者二而不言禘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
事于太廟躋僖公公辛穀梁釋之曰大事者禘也春秋
有禘無禘以大事爲禘者公穀也詩周頌商頌言禘者
二而不言禘惟玄鳥祀高宗毛氏傳曰祀當爲禘詩有
禘無禘以祀爲禘者毛氏也周禮大宗伯之職以肆獻
裸享先王鄭氏曰宗廟之祭有六而肆獻裸饋食在四
時之上則是禘也禘也周禮無禘禘之說以肆獻裸饋
食爲禘禘者鄭氏也論語記禘自既灌而往與或問禘
之說孔安國釋之曰禘禘之禮爲序昭穆論語言禘而

不言禘并言禘禘者孔安國也惟禮記王制曾子問大傳有禘禘之說而亦未嘗言其禮之大小與年數之先後冬夏之異時祭法則言禘郊祖宗而不言禘仲尼燕居與祭統則言郊社禘嘗而不言禘王制祭義諸篇舉四時祭名皆曰夏禘而不言冬禘春秋詩禮論語之言如此釋春秋詩禮論語者其言如彼學者當舍訓釋而從經可也從經則古者有禘無禘非無禘也禘者禘中之一事不可與禘俱謂之大祭也古者大禘之時羣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因禘而合食故謂之禘是禘者總名禘者一事亦猶薦生薦熟

之時則謂之薦灌酒求神之時則謂之裸薦也裸也禘也皆大禘中一事不可以是三者均謂之祭名也後世因禮記諸篇有禘禘事遂以禘與禘俱謂之大祭殊不知禮記之所謂禘者是乃禘中之一事也又見公羊以大事為禘遂以禘為大於禘殊不知公羊之說出於禮緯而春秋無是言也春秋所謂大事者即禘爾不曰禘而曰大事者禘所以審昭穆僖公逆祀昭穆亂矣聖人是以變禘之文而曰大事大是事也公羊求其說而不得遂援禮緯以釋經此所以啟後世之紛紛也或曰如是則劉賈一祭二名之說得乎愚謂劉賈之說近矣而

未盡也彼謂二祭一名者謂其無二禮也則一祭之說
爲僅得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祫者因禘而合
食焉禘總名祫一事則二名之說爲未盡或曰如是則
廢二年之祫而用五年之禘必五年而一大祭乎愚曰
廢祫之名而一之于禘可也五年而再大祭則公羊之
說不可廢也鄭康成先三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與夫秋
祫冬禘紛紛不決之爭舉可置也或曰三年祫五年禘
自漢至今而用是說可廢之乎愚曰春秋詩禮論語非
聖人之書也則漢儒之說禮緯之言不可廢春秋詩禮
論語果聖人之書也吾從聖人而廢異說胡爲而不可

耶

天子二祧

羅泌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廟之
中必有功者爲太祖有德者爲太宗此百世不遷者也
後繼之君昭穆序位至其親盡則以祧去祧去之宗爲
毀廟之主四時不祭至祫而後得合食于太祖之廟祧
廟無數若周家惟后稷爲始祖文武二王有功德於民
者爲不遷之宗此一祖二宗也漢儒滋蔓遂以謂遠廟
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壇墀有
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爲鬼蓋以壇墀二祧足爲其

五經同異下
七斯亦罔矣夫宗廟之制雖親盡之主猶當藏之於祧何以壇墠為是暴之也此蓋因於金縢周公為三壇同墠為禱之文而以為祧廟皆當然爾或曰周之文武為不祧之廟自是以下皆迭毀降去之此亦非也廟者親盡之主也祧者親盡別藏之主也入廟者為祔出廟者為祧有祔者必有祧言祧則非廟言廟則非祧矣今乃以祧二足之為七豈理哉且既曰不毀又豈可名之曰祧廟耶

采齊肆夏趨行文誤

熊朋來曰大戴禮行以采芡趨以肆夏又云步中采芡

趨中肆夏惟玉藻及周禮皆誤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誤者三玉藻及周禮樂師大馭而不誤者二大戴保傳兩言之孔疏不能

引大戴改正後儒未嘗讀大戴禮及儀禮經傳通解者以周禮及玉藻為據不知其文誤當改也小學書四篇敬身第二十條亦引玉藻文愚自恨管年標題不合因仍舊注朱文公雖改正於經傳通解而小學書未及改正鄭康成雖改正於大戴之註明言玉藻周禮文誤而玉藻周禮之文鄭氏未及改正其誤處也采芡乃堂上之歌詩宜接武而行肆夏乃堂下之金奏宜布武而趨如今之注疏於理舛矣學者當依大戴注改正趨行二

字非但朱文公之意亦鄭康成之意也

吳澂服制考詳序

凡喪禮制爲斬齊功緦之服者其文也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者其實也中有其實而外飾之以文是爲情文之稱徒服其服而無其實則與不服等爾雖不服其服而有其實者謂之心喪心喪之實有隆而無殺服制之文有殺而有隆古之道也愚嘗謂服制當一以周公之禮爲正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

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三者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蓋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在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斬者不二天也降已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豈必從夫服斬而後爲三年哉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之類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

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有妻之服已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有服已雖無服必不華靡於其躬晏樂於其室如無服之人也同爨且服總朋友尙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之聲奚獨於兄嫂弟婦之喪而愬然待之如行路之人乎古人制禮之意必有在而未易以淺識窺也夫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古人制禮之意蓋如此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竝三年爲嫂有服爲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爲母婦之爲舅姑叔

之於嫂未嘗薄也愚故曰此皆溺乎其文昧乎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也自盡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也可號於人者誠僞之相去何如哉每思及此而無可與議豫章周成大服制考詳可謂究心於禮矣嘉其有補於世教因附愚說於其篇端俾共世之知禮者詳焉

繼母如母

汪琬論曰喪服傳繼母如母章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汪子曰繼母亦母也謂之如母本非骨肉與因母有辨故也先儒云繼母何

五經同異
卷之五
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同之中有殊者存焉或問父在則皆服齊衰期父歿則皆齊衰三年矣於禮亦有不同者與曰有之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歿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是則繼母與慈母無等差也三年之喪於禮爲加服非正服也今律文凡適繼慈養母殺子孫者加祖父母父母一等注云視親母有間故也大哉聖人之律不亦與禮服相發明與然則史縻有言繼母

與己無名徒以親撫養已故亦喪之如母信如是也設有前妻之子不爲繼母所撫甚則如季已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爲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季子緣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故曰與母同也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季子之文也其不能不殊者季子之情也禮稱情立文是豈足以概季子與

繼父同居

汪琬論曰喪服傳繼父同居章夫歿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

五經同異下
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汪子曰此孤子隨母更適者也或爲大宗之適與或支子與吾皆不能知也苟其爲大宗之適也則家必有廟無所事於夏築在禮禰無廟則與祖同廟爲繼父者如之何其代爲之築也且彼無大功之親矣獨無小功以下諸親乎哉宗法而旣行也舉族之父兄子弟方推宗子而重焉有餘財則必歸之雖以之立廟可也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又安有藉繼父之財而始爲宮廟者哉苟其支子而已則雖爵爲大夫士猶當祭於宗子之家而不當有廟況孤幼乎爲繼父者分之賄

財可也遺之宮室什器車馬衣服可也犯非禮而爲之築宮廟此暱愛之私不可之甚者也傳言所適者亦無大功云云喪服小記又言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則是繼父無子者也繼父無子其可撫妻之前子爲子與語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制禮者宜禁之之不暇而顧倡此說以導之吾不信也吾嘗考諸春秋崔杼娶東郭姜姜以其孤棠無咎入卒兆大亂於齊蓋同居之禍如此此亂宗之端敗家絕祀之所自昉後世宜以爲鑒不可以禮文藉口也嗟乎三禮唯儀禮最古然其說猶有難信者況乎大小戴禮半爲漢儒所附

會哉蓋古書之錯亂不可知也久矣善哉傳之之言曰
父無可繼之理此禮焚書之後俗儒妄造也

父卒未殯適孫爲祖服

汪琬辨曰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此喪服
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亾未殯而
祖亾適孫不敢服祖重爲父屍尙在不忍變於父在也
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旣前卒則先成父服
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
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猥云不忍不忍於父而忍於其
祖則父之心能安父之目能瞑耶父爲長子傳曰正體

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是父生成已許其子傳父之重
矣及其歿也適孫顧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
誰屬乎將遂無主乎抑別立支子而爲之主也其於傳
重之義失之遠矣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待後
事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歿其除父之喪也服
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旣顙其練祥皆行
由是言之父卒尙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
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庾蔚之言賀循
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
此其服不得有異

袒免

汪琬辨曰宋儒程子泰之嘗辯袒免謂免如字不當如鄭氏音問予始愛其文久而考之禮經則程子所辨未合也程子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尺從項交額而卻繞於紒是固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子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洵如經言則不止於不冠而已如之何偕免冠以爲釋也程子曰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

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程子未之詳也禮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是免用麻也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布與麻者免之制也其可謂之無其制與程子曰禮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是冠與免對也故得以免冠爲免予則曰非也冠與笄對免與髻對者也髻不止於除笄而免獨止於免冠乎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登臺履薪使以免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審矣程子又釋喪小記曰父母皆應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而特言免以

明之予則曰此又非也經文上言括髮而下言免則免與括髮不同不可以合釋之也有免而括髮者焉母喪是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焉屬及五世之喪是也程子復終言之曰予疑鄭氏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予則曰甚矣程子之好學也雖然鄭氏之距古遠矣程子與予之距鄭氏也又益遠先儒之立言也雖不能無醇駁而其音釋必有所師承未可遽以爲疑也幸而程子尙有所待故予得發其臆說如此予非博者也蓋能信古而不惑者也

又左傳晉趙鞅納衛太子蒯聩於戚使太子纒纒與免同免之爲纒當猶衰之爲纒也此亦可證程說之誤

周禮

王炎周禮論曰周官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秦人舉竹簡以畀炎火漢興諸儒掇拾于煨燼之餘藏于巖穴之間其書已亾而幸存漢旣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于祕府不立于學官其書雖存如亾夫天下之治不可無法猶之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六典之書備焉武帝之志欲馳騫于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書且以

爲朴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矣東都諸
儒知有周禮而其說不同以爲戰國陰謀之書者何休
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者鄭康成也六典所陳綱正
而目舉井井有條而詆之以爲戰國之陰謀休謬矣而
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其說亦未然也治法至太平而
大備而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于法之詳也周公輔政
管蔡流言不安于朝而之東都及鴟鴞之詩作金縢之
書啟然後成王逆公以歸既歸之後伐管蔡佗洛邑遷
殷民管蔡既平殷民既遷洛邑既成公則歸政于成王
矣當公歸政之時成王莅政之初淮夷猶未定也而況

公未歸政管蔡未平殷民未遷洛邑未成雖有六典安
得盡舉而行之成王卽政巡侯甸伐淮夷中外無事還
歸在豐佗周官之書以戒飭卿士大夫則周公之經制
蓋施行於此時吾以是知六典之法至太平而後備非
用六典能致太平也夫爲治有定法天下無定時時異
則法異雖堯舜禹相受一道法亦不能無損益也分畫
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羲和堯之
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聖人察人情觀世變立法
經制雖不可變古亦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而讀周
禮者至今不能無疑王畿不可以方千里也五服不可

五經同異下
三
省
以分爲九也三等之國不可斥之以爲五也井田之制積同爲成積邱爲縣都內外不容異制也或者見其可疑則曰周禮非周公之全書蓋漢儒以意易之者多矣漢儒之言周禮誠不能無失然亦不敢遽變其意也考之于經見其可疑舉而歸罪于漢儒豈得爲至論哉且夫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其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于五千又何斥大封域之有且梁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內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言其斥大

封域而爲九服考之不詳之故也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溫在今之河北下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于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攷之不詳之故也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皆以成田言之溝洫道塗不與焉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定鄉遂授田之數也在都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

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
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
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
爲同此康成之誤有以汨經之文而遂謂先王井地之
制不應內外異法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若夫三等之
國分爲五等則周公之意蓋逆慮世變而求有以制之
也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然強則肆弱則屈敵則爭
於是迭相兼并至周之初字內不過千八百國則向之
萬國社稷邱墟十七八矣周公於是欲分而爲五等自
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

事大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
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蓋周公雖定
六官之制亦度時措之宜而行之蓋有定其制而未行
者矣亦有已行之後世隨時而變者矣定鼎郊廓謂之
建國以爲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遷
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也三等之國分爲五等法雖
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爲祥
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
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此所謂後世隨時而變者也若
曰徒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徒

五經同異下
國以封爲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雖然前輩之所疑者吾固推經意而辨之矣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于南至服裘爲宐祀黃帝于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玉搢大圭又執玄圭以朝日考工記謂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夫袞冕王與上公之服也持太常者徒行於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太宰六官

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正卿而宦寺宮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周禮一書今學者所傳康成之訓釋也則康成可謂有功于周禮矣雖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蓋康成之于經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周公之典其意不得不晦也周公之典既晦

是以學者不得不疑也前輩之所疑者不揆其僭而辨之吾之所疑則世未有辨之者後必有能辨之者矣故表其說以待來者考正焉

大學

黃氏曰愚按大學自二程先生夏定至晦菴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於功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鎔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卽繼

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右正係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鎔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黃氏日抄大學正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用近世董丞相之說就經文易置

餘章

次第同朱子傳止九章

王魯齋大學沿革論曰咸淳己巳得黃巖王峰車君書報予曰致知格物傳未嘗亾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爲格致傳聞之躍然驚喜雖然程朱三先生玩索非不久離章析句非不勤而不以爲疑後儒乃一旦而夏之無乃僭妄乎夫天下所不可易者理也二程子不以漢儒之不疑而憚於夏定朱子不以二程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義之至當而已夫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其次弟可知者此朱子之言也此章若

爲經文則上無所統而下無所附一也兩止字之相應承接固緊矣兩明德之相應而承接豈不爲尤緊二也以朱子之所補文體難於湊合孰若移此章爲傳而文氣宛然不失舊物三也以致知格物之不可無傳而此章於此處尙可緩也用其本有以補不足不動斤斧四也古人不區區於字義只說大意而字義在其中況此既有知字物字自然爲格致之傳五也致知云者因其已知推致於極之謂知止知也至於定靜安慮而后得所止非先致其知乎六也物則有本末事則有先後知其本之當先末之當後是謂致知在格物也聽訟者末

也無訟者本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物格矣此之謂知本卽此之謂知至也七也聽訟一章元在止於信之下程子進而寘之經文之下朱子乃列於誠意傳之上曰以傳之結語考之則其爲釋本末之義可知以經之本文乘之則其當屬於此可見則知朱子亦未嘗不以爲當在此八也朱子聽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以此可作知止一章甚明九也或問又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則吾所當止之地也未嘗不以知止爲物格知至十也以朱子之語參互較之則固以爲格致

傳矣觀於誠意一章至易簣前數日改猶未了假以歲月烏知其不遂移也邪管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傳之繆非一人之失刊正補葺非一人之能也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其言精切而深遠廣大而公平既不以已說自是亦不敢厚誣後世之無人予於是深有味於車君之言而爲之論
方孝孺題大學篆書正文後曰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柏皆謂傳未嘗闕特編

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嘗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孺因請以夏定次序書之將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說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譏譎然黨所聞而

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家國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夫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與黃氏日抄文同但刪此謂知本一句

中庸鬼神之爲德

楊慎曰中庸鬼神之爲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齊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格至也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解鬼神二字支離太甚旣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爲神歸爲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爲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爲言也旣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且中庸一書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淡虛無又豈子思作書之旨乎此章

之旨二言以蔽之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而已平常之理本如是學者試平心思之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游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

論語吾日三省吾身

黃氏曰集註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

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從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二說雖集註所兼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反坫

黃氏曰鄭注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遺制然

五經同異下
堊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案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爲屏以反坫爲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土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載苴茅之制云饌於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爲之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驥院牛芋司與凡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爲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爲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似

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官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反坫外向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圭坫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外向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安仁利仁

黃氏曰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亾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

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外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一以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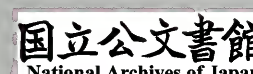
黃氏曰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偕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大人體用等辨恐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性與天道

黃氏曰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之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邪要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執禮

王應麟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執記曰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治人者皆曰執周
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
凡射事執其禮事此禮之見於書者也

泰伯

金履祥曰案詩稱至于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代
商之業自太王始基之爾而傳遂謂太王因有翦商之
志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惟謬觀詩意其失太王本意
甚矣且當其時商受未立商未衰也太王安得輒有異
志況前日猶能棄國於狄人侵邠之時而今日乃欲取
天下於商家未亂之日太王之心決不若是其悖也泰

伯採藥荆蠻人心歸之遂啟吳國夫一匹公子而足以
有國況因周邦之舊而爲之宅日商周之際豈不足以
有天下哉故曰以天下讓也儀禮三讓謂之終讓然則
三讓謂終以天下讓也路史謂泰伯讓以與王季王季
以與文王文王以與武王而終有天下故曰三以天下
讓蓋一讓王季二讓文王三讓武王也其說亦通今存
之

吾與點也

黃氏曰四子侍坐而夫子啟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
試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言爲國之事皆答問之

正也曾皙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瀟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歸之言若有得其浮海居夷之意故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歎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爲實有莫春浴沂之事云三子

爲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于談禪是蓋學于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爲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盍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仕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

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沂詠
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
與堯舜比又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盍於
其分量而審之矣

楊慎曰程子曰夫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
氣象又曰上下與天地同流且天地同流惟堯舜可以
當之曾點何如人而與天地同流有堯舜氣象乎且聖
人之志老安少懷安老必有養老之政懷幼必有慈幼
之政非隱居放言者比也點之志與聖人豈若是班乎
孟子曰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點也人品

之高下孟子已有定論且與琴張牧皮爲伍琴張牧皮
又可與子路冉有若是班乎嗟乎今之學者循聲吠影
徒知聖人之所與而不知聖人之所裁也孔子曰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子自陳歸魯
欲裁正之者正爲哲輩惜乎不知所以裁點之事而徒
傳與點之語使實學不明於千載而虛談大語於後人
也朱子晚年有門人問與點之意朱子曰某平生不喜
人說此話論語自學而至堯曰皆是工夫又易簣之前
悔不改浴沂注一章留爲後學病根此可謂正論矣呂
與叔程子之門人而上蔡之友也其詩曰可憐曾點惟

五經同異
卷五
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又曰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輸顏
氏得心齋又因程子吟風弄月之言而演爲心齋之說
心齋乃莊子之寓言此詩不惟厚誣曾點又嫁非于顏
子矣其去竹林七賢南朝八達者幾希審如是何不徑
學莊列而學孔孟孔孟固如是乎夫子歷聘卒老于行
荷蕢晨門長沮桀溺楚狂丈人之流非笑譏諷而夫子
之轍不回而公山佛肸之徒召亦欲往豈以不仕爲高
者邪充點之志而不知聖人之裁則與沮溺之忘世莊
列之虛無晉人之清談宋人之禪學皆聲應氣求響合
影附不至於猖狂自恣放浪無備不止也鼓之舞之流

於異端而不覺者豈非堯舜氣象一言爲之厲階哉

仲弓問政

黃氏曰程子謂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
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
間耳愚案仲弓問舉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豈意
其不欲舉才而推其弊至此歟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
以爲季氏宰況天下乎恐亦衍文

稷有天下

洪邁容齋隨筆曰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
稷始封於郃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纔有岐周之
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晉文公譎而不正

王應麟曰李氏韶世紀云桓公會不邇三川盟不加王
人文公會繼內盟子虎矣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羣懼
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執衛侯矣此夫子所以有
正譎之辨

楊慎曰五霸莫大於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
之舉莫大於葵邱踐土然葵邱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

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之會挾天子以令
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此宋橫浦張九成
之說殊爲理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小者爾
當表出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又曰桓文雖竝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
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
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幸周公文公再合而
于温之會捷于葵邱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鄆失魯
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
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於桓公今日文非桓匹何也

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則害於桓公者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肖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阻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

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性相近也

黃氏曰性者此理素具于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予於萬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來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

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
雖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
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者本朝而精以善
者爲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爲氣質之性此說旣出
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
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爲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
言若曲爲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
之言性何其粗邪竊意天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
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
之性是指旣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

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特因孟子性善之說
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
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
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
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
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
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
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
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
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

五經同異下
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糅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邪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戾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

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五經同異下終

五糸同異

省

五糸同異

真

